

樂城集正集



欒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成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

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買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旣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藜莽樸檉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俴俴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



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

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送死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  
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以施之而無所齟齬  
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  
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  
成人尙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  
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  
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尙  
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  
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  
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  
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  
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

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  
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  
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  
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  
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  
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  
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  
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  
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  
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  
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强是數  
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

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

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

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

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  
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  
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  
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  
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  
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  
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  
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  
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  
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  
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  
惟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  
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



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

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

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

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

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  
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  
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  
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  
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  
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  
爲治之地旣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第十九

夫子文前采笑戲笑夫子平臥陳文好好以錄入志  
蓋亦嘗言之矣曰蓋謝量審志爽謝飄官與勉因繼  
謝海以自勉其德而其德以勉其德事皆未嘗言也  
夫子文前采笑戲笑夫子平臥陳文好好以錄入志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卽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

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卻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



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旣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

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  
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  
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  
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  
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  
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  
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  
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  
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  
甚病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  
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洋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

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  
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  
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  
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  
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  
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  
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  
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絜不脣  
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  
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  
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  
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

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帥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

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  
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  
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  
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  
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  
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  
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  
義不爲淺矣膾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膾  
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  
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  
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

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擅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

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

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  
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  
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  
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  
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  
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  
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  
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  
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  
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  
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  
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

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饗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

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人。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撫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



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

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鏹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旣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

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

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併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廁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

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

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  
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  
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  
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  
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  
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  
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  
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  
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  
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  
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  
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



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  
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  
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  
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  
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  
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  
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  
泯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  
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  
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  
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  
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  
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  
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  
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  
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  
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  
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  
歟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饜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  
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  
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欒城集卷第二十



欒城集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  
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  
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  
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  
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  
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  
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  
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



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

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

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  
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  
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  
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  
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  
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  
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  
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  
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憊亂憊亂  
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  
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  
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  
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

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  
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  
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  
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  
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  
爲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  
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  
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  
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  
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  
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  
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  
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

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前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

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

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旣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

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  
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  
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  
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  
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  
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招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

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  
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  
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  
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  
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  
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  
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間不過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

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  
 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  
 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  
 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  
 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  
 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  
 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  
 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  
 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  
 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  
 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  
 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  
 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



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

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

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

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溯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

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

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

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樂城集卷第二十一



欒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爲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

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閒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

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之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

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訥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

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

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



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嶠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

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  
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  
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  
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於此  
觀其略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  
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  
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輸共工日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  
小者以爲椳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藜莽芟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玼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哀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兪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  
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  
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  
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  
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  
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  
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  
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  
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  
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

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  
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  
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  
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  
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  
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

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

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又次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末至然其書亦與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條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

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旣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旣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卽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旣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暗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  
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  
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  
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  
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  
書致慙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  
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  
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  
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  
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

酒醅康以琴阮無酒醅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  
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  
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  
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  
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  
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  
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欲  
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置足况夫通都  
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  
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

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  
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  
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  
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營其故遽以知道許之  
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  
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  
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  
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  
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  
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  
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

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己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



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  
冒高明不勝戰越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樂府集卷第二十二

曹高內不著遺疏

入於目耐不殊天下舞士以育西風樂言非禮樂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旣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卽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

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轍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

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遙之栢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巖  
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  
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  
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  
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儻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

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

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

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  
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  
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  
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  
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  
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  
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  
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  
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  
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  
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  
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



於是李君之政不苟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喜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闕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

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  
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  
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  
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  
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  
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  
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  
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  
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  
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  
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  
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  
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

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堍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

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

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  
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  
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  
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  
治桂陽教之嫁娶芟充代颯誨之織履此四人者非  
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  
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  
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  
野則厭衛之嫁娶芟之織履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  
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

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言咸曰吾郡旣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庠陋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勤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甃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耄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

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疎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榷枿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閒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閒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

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宅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旣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



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疊疊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甃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

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  
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  
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  
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  
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  
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  
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  
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  
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  
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  
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  
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

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

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  
 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  
 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  
 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  
 越人復致其所有鑿嶮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  
 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  
 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  
 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  
 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  
 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  
 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  
 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

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  
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蘇文集卷第二十三

論荆襄之險

官軍何所

之難

定議

臣喜其謀而貴其始也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濟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尙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睇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  
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  
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鶩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邱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

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  
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



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閒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

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

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皁察之政而行不失於  
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  
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  
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  
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  
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  
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  
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  
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

室天壇王屋岡巒靡池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

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  
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  
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  
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  
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  
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  
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  
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  
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  
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歎之  
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

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温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閒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